

天仙正理直论增注

道源浅说篇

[本曹老师平常言教之目，门下伍子发明为总纲]

伍子道原浅说发明曰：仙家修道为仙，初证则长生不死。

伍真阳注云：人人同此生，有长其生而不死者，乃仙宗有修，有证之圣也，与无修证、有生死之凡夫不同。所以，欲高出人之上者，不可无修证也。修之初，炼身中之元精不离元炁，而复还化元炁，古圣之炼精化炁。炼到炁足，即为初修之证。气果足而无漏窍，便长生不死，成漏尽神通，出欲界矣。此由筑基之果成。钟离真人《传道集》谓是初学之小成是也。昔吉王太和问曰：“人言长生不死最难得者、最大之事，老师今浅明言之，但曰初证者，请再详之。”冲虚子曰：初修，炼肾中真阳之元精，谓之筑基。

阳精炼得不漏而返成炁，渐修渐补，得元炁足，如童子之完体，方是筑基成者。基成则永无漏之果从此始，故曰初证，由此百日之得果也。后面有十月化神，九年还虚，正是大事，与天地同久，正得大果，谓之大成是也。世人知后证之大，只止于此，便以此为大，故吕祖云：“修命不修性，如何能人圣？”以其神不通灵，故又言：“寿同天地一愚夫”是也。太和曰：“今闻教，始知天仙之道为至大。”

极证，则统理乾坤。

真阳曰：由色界之修证而上，历无色界之修证而超出，水与虚空同体，天仙矣，钟离真人谓之中成，大成是也。得

到天仙，即理天上之事，与天地同长久。邱真人云：“寸地尺天，皆有所辖，无空隙处”是也。昔吉王殿下问曰：“天仙，虚无之极，如何统理乾坤？”冲虚子曰：“初修时，主颠倒乾坤，主天地交泰，亦是统理之始。道成时，如太上三大天尊之主玉清、上清、太清者，玄帝为万天之主者，玄帝之北极镇天者。东华之帝、东方者，世尊在西方救世度人者，天官管天，地官管地，水官管水者，三清有九霄三十六洞之理者，有二十四治之理者，如张天师管田平治之类。尘世之下，有八十一洞天之理者，有五岳之主者。唐李靖主中岳者，汉张子房主王屋山者，许旌阳为丹台宫主者，王喜先生为蓬莱下岛主者，涓子为中岛主者，陈传为蓬莱上岛主者，钟离真人为南洲讲法师者，邵坚为匡庐山主。杨太君为天台山主，三茅真君主三元罪福事。此皆出于太清玉华仙书之说及世人传诵者。以此观之，邱真人之言亦先发明之者矣。王曰：“是。”

古今人人羡慕而愿学者。

世闻仙能不死，又有神通，谁不羡慕？又见紫阳云：“学仙须是学天仙，唯有金丹是的端。”谁不愿学？又《因果经》云：“佛启父王曰：‘我欲家，为有四愿。愿不老，愿恒少壮，愿无病，愿不死。’”此见仙佛同愿。

但道理精深，人人未必能晓。

古圣高真，借法象为喻。而法象实非真我性命，权指身心粗迹之迈于己者以示人，而实悟入于未有身、未有心元上，斯所谓精深也。后世人遂以法象执之，如铜人身上有针灸，

何以愈人身之病，所隔者远也。遂冒认身心而揣摩，如将甘蔗囫囵一吞，亦何得有其滋味，此由未能晓之故也。

予欲为众浅说之，以发明前圣之所未发者。

前所未发者亦多，如炼神还虚之理，如炼精止火之机，如辨采药之何为真精，如剖周天之何为大，何为小，如超脱加以五龙之捧，如常定喻乳哺之养儿，……皆是。今皆有发明精切语。

夫所谓道者。

道字，即人所以生死、所以修证，必然由之而不可无者不可不知者。

是人所以得生之理，

道之用于化生，谓之精、炁、神。化生而为人之身，故精、炁、神之化生人，即是道之化生人。

而所以养生致死之由。

既生有其身，由情炁神盛旺则生得所养而全天年，由道也；精炁衰竭则形枯而致死，亦由道之所致。

修道者，是即此得生之理，保而还初，使之长其生而不死之法。

真阳曰：按昔《太上养生胎息气经》云：“精全炁全，精泄炁泄。唯精与炁，顺保全真。”是此义也。故此书亦直说修精、炁、神，保守真元，补还具足如初。即所谓三真三全，必定神仙是也。

得生之理者，一阴一阳为一性一命，二者全而为人也。

真阳曰：既性命双全，方成得一个人。亦必性命双修，

方成得个仙佛。未有二者不全而能成人成仙佛。必以顺之成人者，以逆成仙佛。所以知为仙佛由于为人。

何以谓之阴阳性命？当未有天地，未有人身之先，总属虚无。如《易》所谓无极而太极时也。

真阳曰：太极是一炁之极至处，无极是一炁之极无处。无极在太极之先。太极虽有一炁，无阴阳动静，所谓鸿蒙未判之时也。

无中恍惚，若有一炁。

正言鸿蒙来判而将判者。判，言分也。未分阴阳动静也。
是名道炁，亦名先天炁。

以恍惚将判，言先天炁必如此时此景象之炁，方是虚之极、静之笃者，为至情可炼金丹之药物。不如是，炁非先天。

此炁久静而一，渐动而分。阳而浮为天，比如人之有性也；阴而沉为地，比如人之有命也。

冲云：此言阴阳性命皆在动分后说的，不兼静一说。

吉王问曰：“动分已与静为二矣。动后，又可于动言分阴阳为二乎？”

冲云：古云一生二、二生三，见得是如此，便说如此。

阳动极而静，阴静极而动。

动静原是循环不已的。

阴阳相交之气而遂生人。

阴阳不交，则天地不能生。无炁之人必不能修无元气之仙佛。必阴阳二炁交而后生人、生仙佛也。

则人之所得为生者，有阴阳二气之全，有立性命之理，故曰：“人生一小天地”者也。

此结上阴阳性命之说。以下正说修行之事。

禀此阴阳二炁顺行，随其自然之变化则生人，逆而返还修自然之理则成仙成佛。是以有三次变化而人道全。

人道者，生身成人之道也。一次变化是父母初交，二炁合为一炁而成胎也。二次变化是胎完十月，有炁为命，有神为性而将产也。三次变化者是产后长大成人。精炁盛极，十六岁时也。谓之三变者。

亦有三关修炼而仙道得。

初关炼精化炁，中关炼炁化神，上关炼神化虚，谓之三关修炼而所以成仙者。

顺行人道之三变者，言一变之关，自无炁而合为一炁也。父母二炁初合一于胞中，只是先天一炁，不名神炁。

此时母胞胎中无呼吸元神。

及长似形。

胎之长似有人形。

微有气似呼吸而未成呼吸，正神气将判、未判之时。及已成呼吸而随母呼吸，则神炁已判而未圆满之时。

胎之十月未滿。

但已判为二，即属后天，

此之二，非离一而为二，是一之显然似有二之理。二尚精微而未成粗迹。从此以渐长胎之时。

斯时也，始欲立心，立肾，
胎中渐生五脏，渐分立心肾之形。

而欲立性立命矣。

有心，即其有性之元；有肾，即其有命之元。

神已固藏之于心，炁已固藏之于脐。

神即性，是心中所有，因不离于心；炁即命，是肾中本有，固不离于肾。

及至手足举动翻身，而口亦有啼声者，十月足矣。则神气在胎中已全，此二变之关，言一分为二也。出胎时，先天之炁仍在脐，后天之气在口鼻，而口鼻呼吸亦与脐相连贯。先天之神仍在心，发而驰逐为情欲。由是炁神虽三，总同心之动静为循环。

此言性有动静，命亦有动静，即前所谓一分二，二亦有动静之说，如人之睡时，炁也静，性也静。及其觉时，本炁之觉，炁也动，性也动，即后所谓神炁同动者。儒亦言气一则动志者，似此。

年至十六岁，神识全矣。精炁盛矣，到此则三变之关在焉。或有时而炁遮阳关。

命根元炁之动于中，未有不发散驰于外者。故到阳关亦见常行之处，谓之熟境。

则情欲之神亦到阳关。

神有通天彻底之能，亦有知内知外之能。内外总摄于一神。内有动，神也知；外有动，神也知。驰于知外，世人多堕于世事。

神炁相合，则顺行为生人之本。

此炁化精时也，谓之三变者如此。修炼三关者，使精返为炁。

即百日关中筑基之功也。《法华经》中，佛亦说百日之期。

炁炼为神。

即十月关中转神入定之功也。

神还为虚。

九年面壁之大定也。

即是从三变返到二变，从二变返到一变，从一变转到虚无之位，是为天仙矣。

由此虚之而又虚，虚到无极，便是天仙升迁到极尊处。

此处合用修炼之功。

三变者以前，是说人所以得生之理，自然须行者。自修炼三关以后，俱说使之长生不死者。说到此，是说人真修实悟之时至，必当用修炼之功，不可不知。

正宜浅说之者。

此下皆浅说性命之道，浅说修炼之功。

夫炁与神皆有动静。

自此至而已耗精者之修也。止一大段，详言成仙佛之真宗，大修行之全旨。直论中之总要，合宗语录之秘机提纲，于此尽之矣。

而静极之际正有动机。

动之机，顿然之觉。不着世事，故言机。

炁动即有神功，

时至神知也，不知，便教当面错过。

即此动机便可修仙。

炁动而化精，行世法而耗尽以死者之必致。其人即于动而还静之为修以不死。机者，虽若动而不为动用，方可逆修而为仙。

缘此机为生人、生仙佛之分路，

分路者，分顺逆之行也。机动时，顺此机而行，即以生人；逆转动而静，即成仙佛。故道经云：“动者静之基。”佛祖云：“若要真不动，动上有不动。”

入死，入生之要关。

动机，及人之可生、可死者，盖人之求长生者紧要的。

炁机既以属切，将欲出阳关而为后天之精者。

陈泥丸曰：“子时炁到尾闾关。”

道藏经云：“精者妙物，真人长生根。”

此《太上胎息气经》语也。《黄庭经》亦云：“留胎止精可长生。”

正言此未成后天精质之先天炁，名元精者是也。

先天炁，即元精。

夫此炁虽动，不得神宰之，而顺亦不成精。

如童子辈。有真阳之（上震下乾），亦不无动静，但神无妄觉，不能宰之，何曾成精？

不得神宰之，而逆亦不返炁。

吕祖真人云：“龙虎不交，安得黄芽！黄芽既无，安得大药。”

修仙者于此逆修，不令其出阳关。

钟离真人云：“勒阳关则還元炼药。”

即因身中之炁机会以神机，

元炁，发动之机，元神妙觉之机。

收藏于内，

返归于无炁之根。

而行身中之妙运，

采取、烹炼皆此时至妙之运用。

以呼吸之气而留恋神炁，

《黄庭经》云：“呼吸元炁以求仙。”

方得神炁不离，则有小周天之气候。夫小周天云者。

天之周围三百六十五度有零。只是一个天，无二天，何有小大之异名？以用者小其机，故名曰小。

言取象于子、丑、寅十二时，如周一日之天也。

一日天之行，周十二时之名。神炁配合时，气之行住亦若周十二时之候也。

然炁有行住，必有起止。

气之为物，不能偏于行，不免于住；不能偏于住，不免于行。

故道一禅师亦云：“未有行而不休，未有住而不行。”

白玉蟾云：“起于虚危穴”，以虚危宿在坎宫子位也，起于

是亦，止于是亦，为一周天也。如是，则行所当行。住所当住，起所当起，止所当止也。

气行有数，忌其太多。

数者，同于周天者。周于天，则动者亦复静矣。再多，则着于拘滞，徒为废时失事，于理无益。

气行有时，忌其太久。

时，即数之义。周天十二时，候非有时，亦不拘着于时，但取象于时以为节制程限耳。又，陈朝元曰：“凡炼丹，随于时阳气生而起火，则火力方全，余时起火不得。或太久，或不及，皆火力不全。”

不使之似于单播弄后天者，恐以滞其先天炁之生机元故也。生机滞，则后天呼吸无所施。

后天炁用之不己，而先天炁不生。古云：“鼎内若无真种子，犹将水火煮空档”是也。

此修仙之至紧至秘之功，故以周天三百六十限之。

虽曰周天，实非天也，心中妙用，略有似于天之周数。为妙用之程限者。

子行三十六，积得阳爻一百八十数。午行二十四，合得阴爻一百二十数。

五位阳爻，用九也，故共一百八十者，除卯时不同爻用。五位明爻，用六也，故共一百二十者，除酉时不同爻用。

以卯酉行沐浴以养之，

古圣不轻传火，故云：“沐浴不行火”。今此说云行沐浴，非异也？不行者不行其所有事，行者行其所无事。学者

当知其有妙用。

若还迟疑不决，请看钟离真人所云“一年沐浴防危险”者，且言矣。

运此周天，积累动炁，以完先天纯阳真炁。

一次火候运一次周天之数，已完足一周，则真精真炁归复于命根，而愈旺其发动，生长之机，此只是真炁在根本处，自纯阳不失，非从外得有所增补积累。

故见一动，而一炼而周。使机之动而复动者，则炼而复炼，周而复周。

此言凡遇有一动之炁，即要炼之以完一周天。若有一天不炼，则真炁不长旺而速于神化。又不可一周完而不歇。虽无大害，亦迟其动机，为无益也。

积之不过百日。则精不漏而返炁矣。

古云，百日筑基，炼精化炁，是大概之言也，或七、八十日得炁足，或五、六十日得炁足，功勤不差者易得，年少者易得。

此三关返二之理。已返到扑地声离胎，七窍未开，神识未动，真炁在脐之境也。

此四句言人初出母胎是如此，及今逆修时用完百日小周天之功，方得真炁足，似如此。

所以，庐江李虚庵真人曰：“阳关一闭，个个长生。”言得长生之基也。

真阳曰：阳精、元炁，总为一身发生之根，皆有耗折之理，独淫欲枉折之多，而致死之迷，由败于阳关。阳关者，

阳精出人之关也。出之则耗而死，入之则精自满而得长其生。始也，我主宰闭之不令出。及满足，则关自闭矣。凡有精，则求出路。无精以通，路固自闭。如儒家所谓“用之而成路，不用则茅塞之矣”之说似。故吾师祖李真人云：“修到一闭，即得长生；人人得闭，人人长生，无有异者”。吾兄冲虚云：“从此得长其生为始，使永得长生与天地齐其寿量之基也。”李师祖及我弟兄三人皆浅直切言之，凡长生必由于一闭，得一闭如此便得真长生，不能闭便不得其长生，求长生者当以此勉之、求之。昔石杏林真人求师后云：“得师诀来，便知此身可不死，知此丹必可成。”

精既返而成炁，则无复有精矣。

无精是炁。因静定之久，不复动而化精。淫根缩如小童子，所谓返老还为童体者是如此。故佛家《华严经》亦云“成就如来马阴藏相”是也。

如有精，则未及证于尽返炁也。

真阳曰：有精即是有漏之躯，全无一点精方是无漏之躯。世有一等人，虽未行淫事而不泄精，只名节欲，不名无漏，今之出家僻处，持五戒以禁淫者是也。犹有可漏精者在，如玉通禅师，住虎丘四十年，持戒禁淫，竟败精于红莲妓女者之千拜。此正无案果之害也。观其死即随之，又不能了生死之案也。吉王问曰：“真无漏者，如何验之？”冲虚云：真无漏，则阴缩如小童子，绝无举动，绝无生精之理，焉有漏？始得成有修有证之漏尽通也。若人老而阴缩者，是阳炁残而萎矣。无精者是精已枯竭矣，从生身来禀赋得阳炁微弱所致，

不可误以为修证。若人到衰老时求修证，必要补精到能泄精地位，而后始有长生之机。切不可误至于老来铅汞少者也。

则亦无复有此一窍矣，如有窍，则未及证于真无漏也。

此一窍是精所出之处也，精尽化炁，不须用此路，故无窍。若有一窍在，犹可漏精，则炁未得足者可知矣。首长沙王星垣殿下问曰：“何以知精满尽化成炁而不漏？”冲虚云：真实修炼之人，精已炼成炁者，便有止火之候自到，此是无精之灵应也，则无窍矣。此无窍，无漏方真。

真炁亦不得死守于脐矣，若只守于脐而不得超脱过关。

此时始有真炁过三关，得真炁者名得“金丹大药”，过三关者名曰“服食”，逆上三关名曰：“飞升”。

不过暂有少得长其生之初基而人仙也，未能永劫长生。

吉王太和殿下曾问曰：“得长生者皆曰一得水得，何故今言暂得、水得之不同？”冲虚子曰：一得而能决烈向上，则有上之所证而永劫长生，形神俱妙，顿超劫运矣。若言我已得到此果，更又何为？止于此，不过少得初基而已，又必烦于守护，方是八仙不死，若更行淫欲，漏却一点阳精，犹是有漏凡夫，生死不能逃者，可不勉而究之哉？

故有迁移之法，古人所谓移护换鼎之喻者是也。施祖，施肩吾真人，亦吕祖之师。

钟离，

正阳真人，吕纯阳真人之度师。

吕祖

纯阳真人。

三仙《传道集》所谓三迁者，此当用其一迁矣。

吉王太和殿下问三迁之说，冲虚子云：按钟离答纯阳论还丹云：还者，往而有所归。丹者，丹田也。丹田有三：炁在中丹，神在上丹，精在下丹。自下田迁至中田，中田迁至上田，上田迁上天门，是为三迁功成。既自下而上，不复更有还矣。吾见钟离此语矣，闻吾师之说同。

既以七日，口授天机，采其大药。

七日者，是采大药七日之功也。吉王太和殿下曰：“初关百日，来、取、烹、炼，于今日即以七日采，又曰来大药，从古至今，不见于书，全未闻此语。请问何以药称大？采之日数久暂何以异？”

冲虚云：此万古不泄之仙机也。百日之初，虽曰采真阳之精，精绝无形。又名真阳之炁，炁本无相。古圣只云虚无之炁，其所发生，生则无形之形附于有形，遍内外皆此炁之流行。所曰来，采则无采之采。借火为采，不见有药形迹，唯知有火而已。昔还阳老师引古语为我云：“夹脊尾闾空寄信”，诚然是也。此言前之采也。精炁生动，也是杳冥；还返于静，也是杳冥。火气熏蒸，百日之久，故真炁园之。忽然似有可见。故止后天炁之火，唯单采先天炁之药，故另用七日之功。采于七日之内，火异于周天，故曰七日诀，何故用火之异？采之异？因此时真炁尽归于命根矣。虽有功，犹不离于动处；只在内，而不驰于外，用则无火之火，无候之候也。此为异也。其所用于化神还虚之大事始此，所证以长

超劫神通无极之大果始此，故名大药，即前所采虚无之炁，所得证之实相也。

取得下田先天真炁，名曰金丹。

邱长春道人云：“炼精为丹，而后纯阳炁足。炼炁成神，而后真灵神化，超凡入圣。弃壳升仙，而曰超脱万世，神仙不易之法也。”此曰金丹，即所谓大药。

用以服食、飞升，拔宅者，皆此耳。

吉王太和殿下问曰：“我闻砂铅炉火中所成者曰金丹，世人共知，皆贪学而求服食者。今仙道修炼身中自有炁神亦曰金丹、曰服食，由何故？”冲虚曰：坎肾属水，精出于肾，亦属水也。水由炁化，精亦由炁化。金能生水，故生精之炁喻金炁，化精时则有炁在精中，故曰：母藏于腹。如精在水中，精复于炁，故曰：水中金。当修炼之初，如从根发出苗，生而为药，乃虚无之炁耳，实无形相虚无，恍然采取，不见有所采取者，故不曰服食。采取之久，火候之足，精还补炁之盛，谓之外丹成。其炁之发生，始有法成之妙相，而纯阳之炁根始动，以其是金炁也。故曰：金丹即是外丹。初时，阳炁发生，出于身外为精。即返精于炁，不生于外而唯实生于内。得此炁生，转而逆上三关，度鹊桥而下重楼，经喉吻中如食，故曰服食。然服食二字，《本草》言药之可食，如心服之服义同。世人因此曰金丹、外丹，遂冒称砂铅之丹为即此之外丹，因此曰服食，遂冒称砂铅之丹可服食。所以自求者皆误认，为人谋者皆诳语。后学宜辨之。吉王曰：“今

而后始知世炼砂铅求服食者为至愚，贪求不已者犹为下愚不移者。可不明辨而改图哉？”

待到尾闾界地，

真阳曰；尾闾者，二十四椎脊骨下尽处。界地者，三岔之路，上通丹田，下之前通外肾窍，下之后通尾闾。着曹老师先上蒲团，先得大药，用七日之功。到五日之间，忽丹田如火珠直驰上心，即回下驰向外肾边，无窍可出，即转驰向尾闾冲关。此皆真炁自家妙用，非由人力所致。但到关边，必用口授天机，方才过得关去。

乘其真炁自然冲关向上之机，

太和曰：“何以得自然冲关向上？”冲曰：平日指引之力多故也。

加以五龙捧圣之秘。

按玄帝修于武当山，于舍身崖下舍其凡身，以玉龙捧其圣体升于万仞崖上。当知此为超凡人圣一大妙喻也。盖玄言北方之色言坎肾也，借帝喻我之婴儿，言水中之灵宝也。五龙者，功法中之秘机。五龙捧玄帝上升，即是以秘法捧真阳大药上三关转顶之喻。

转尾闾、夹脊、玉枕三关，

吉王太和问曰：“前云三关是初、中、上，此云是尾、脊、枕为三，请示曰转者以何为？”冲虚曰：前云三关，虚拟其出三界之次第。此云三关，实指所必由之路。《华严经》云：“践加来所行之道，不迟不速，审谛经行”者，即此也。其道在背脊二十四椎问之两头及中也。关者，紧要当行之路，

而又为难行之喻，故名之。尾闾者，闾即关之义，尾为脊骨下尽处。脊有中、左、右三窍，髓实不通呼吸之行，乃尽于尾，尾之下则窍虚而气液皆通。虚实原以不相同，故名下鹊桥。以秘法天机以通之，今炁得转运。夹脊者，腰与脊之异名处。玉枕者，椎骨之上尽处也。转之者，古云：“一孔玄关窍，三关要路头。忽然轻运动，神水自然流。”萧紫虚真人云：“河车搬运上昆山，不动纤毫到玉关。妙在入门牢闭锁，阴阳一炁自循环。”此即转义也。

已通九窍，

真阳曰：每一关有中左右三窍。左右者，古云两条白脉，又云黄赤二道，为日月并行之道也，三关则有九房，故邱祖门下徐复阳真人云：“铁鼓三三，全凭一箭机。”佛宗人亦云：“九重铁鼓，”又云九曲黄河、曹溪、西江、洞水者皆是。

直灌顶门。

按：诸佛、诸菩萨初修皆有水灌顶，即此妙喻。

夹鼻牵牛过鹊桥，

牛性主于鼻，防牛之妄走，故牵鼻使由于当行之道。鹊桥者，鼻上路不相通之处，即崔公《入药镜》所谓上鹊桥也。何为不相同？盖鼻上之路实，炁不常行者，鼻下之路虚，乃炁所常行者。虚实不相通，故有妙法秘机以通，喻曰鹊桥。亦有大危险在也，详在后语录中矣。

下重楼，

喉之十二重楼也。

而入中丹田神室之中，而亦通彻于下田，若合中、下为一者。

堂侄太一问：“入中田宜如何用功？”冲虚曰：“昔曹老师云，下重楼而服食之，是得坎实点化离阴，名乾坤交媾也，正是中丹田事，所行大周天之火候。火，原是在下之物，却会下丹田。而行者虽合下而用，时时充满虚空，此便见台中，下成一个虚空大境界。即有升降时，而真我不动之无性犹在于合下之内。故世尊坐于菩提树下，而上升须弥顶、升兜利天，升兜率陀天说法而亦不离于菩提本座者，与此同，此《华严经》之说也。又《大集经》云：“佛成正觉，于欲色天二界中间化七宝坊如大千世界十方佛刹，为诸菩萨显说甚深佛法，令法久住”者，皆同此意。世有人因古言心下肾上处，肝西肺左中，遂拟以着在脐之上有一穴，如此则无根可归，殆非也。

以行大周天之气候。

此以后火候名大周天，与百日小周天者不同，故古人云：“自后仍吹无孔笛，从今别鼓没弦琴。”

大周天者，如一日实周一天也。一符上如是，十百千万符皆如是；一时如是，三千六百时亦皆如是，以周十月之天也。

吉王殿下太和问曰：“何为有大、小周天之异名？”冲虚曰：天固一也，而所用功有大小之异也。小者有数，大周则无数矣。何为有间、有时、有数、无时、无间、无数？答曰：古云“运罢河车君再睡，来朝依旧接天机，”言有间也。

古云“子午功，是火候，卯时沐浴酉时同”，言有时也。古云“二百一十六用在阳时，一百四十四行人阴候”，言有数也。古云“功夫常不间，定息号灵胎”，言无间也。古云“昼夜晨昏看火候”，言无时也。古云“不在吹嘘并数息，天然”，言无数也。此炼炁化神必然候，为大周天之妙用也。初时一瞬一息为周一天，至一刻为一瞬息周一天，至一时为一瞬息周一天，至一日，十日、一月、十月为一瞬息周一天。无炁随呼吸气而俱往，俱无，不似小周天之一时三十六，二十四周于天者之可易行也。非大而何？

怀胎炼炁化神入定者之候如此，其中有三月定力而能不食世味者，有四、五月而或更多月始能不食者。

三月之久，即能不食，是入定之功勤者。四、五月、多月久始能不食，功夫少者得证果迟。

唯绝食之证速，则得定出定亦速。

食为阴，有一分阴在，则用一分食。分阴未尽则不仙，分食未绝亦不成仙。

绝食迟者，则得定出定亦迟。所以然者，由定而太和元炁充于中，则不见有饥，何用食？又必定心坚确，故得定易。而有七月者，有八、九月、十月而得定者，若定心散乱，故得定难。而有十月之外者及不可计数之月而始得定者，即歇气多时，火冷丹力迟之说也。今以十月得大定者言之，其中又有神胎将完，第八、九个月、十月之时，外景颇多。

外景者乘阴为魔也，此时或有一、二分阴未消尽。若有一分阴在，即有一分魔来。

或见奇异，

世俗中平日所无者，而今始有一见之，谓之奇异，乃见之魔。眼可见而见者，曰外魔，曰邪魔，曰天魔。眼不可见而心见者，曰阴魔。见而喜悦贪见则着魔矣。见而不见，则不着魔矣。

或闻奇异，

此闻魔也，不见不闻为定。闻为魔，则乱定者。喜其异闻而贪闻之，则着魔，闻而不闻，则不着魔。

或有可喜事物，

世法中平日所有者，或已通过之熟境已扫去而复偶有，故曰可喜、可惧、可信，如此下三者可喜者，声色、富贵，玩好受用旨是，皆勿贪喜。

或有可惧事物，

可恨者非一，水火、刀兵、劫杀、打骂，一切惊恐皆是，皆不可妄生惧心。

或有可信事物，

平常或有愿望而欲求者，或欲求而得者，今若遂愿，若应求为理之可信。如山东张先生在环中见天魔，而误信为身外有身之类者。余仿此。

或有心生妄念，

上五者是外来之魔，此一句言心之妄，无故而妄想所生。佛宗人谓之阴魔，又谓之阴盖。

或有奉上帝、高真、众圣法旨而来试运行，

《四十九章经》云：“诸天仙人来试。或试以所欲，或

试以所不欲，或试以所难，或试以所畏。试之过春，诸天保举，是谓得道。”

或张妖邪魔力而来盗真炁，

如狐精化美女，淫浸夺炁等事皆是。

凡此一切，不论心妄见魔，若心中生一妄，则急提正念而妄自无。若眼前见一魔，亦急提正念，不应魔而魔自退去矣。

果邪果试，一切不着，俱以正念扫去。

《四十九章经》云：“不与群魔竞，来者自返戈。”丁灵阳云：“静中抑按功深，或见有仙佛、鬼神、楼台、光彩，一切境界，见前不得起心憎爱。”俞玉吾云：“任他千变万化，一心不动，万邪自追。”如钟离真人试吕纯阳以十魔，吕真人皆无着。又如壶公以朽索悬大石于费长房座上之梁，有大蛇啮索将断，令石压费，不为之惧，而正念长存，此真降魔之明案也。

只用正念以炼炁化神，自然得至呼吸绝而无魔矣。

真阳曰：有呼吸未尽之定，即是阴未绝尽而阳未纯，故魔可来。到呼吸绝而阴尽阳纯，则神全大定，不用见闻知觉于外，则魔不能干犯。我不用见魔，亦不见于我，我不用闻魔，魔亦不闻于我。故呼吸绝者，目无魔矣。

昔邱长春老祖师扫魔后曾云：“魔过一次，长福力一次；魔过十分，长福力十分。每当过一番魔，心中愈明一番，性愈灵一遍。”

此七句是我本宗老祖师邱真人之言也，冲虚子引证降魔

之案。

按，邱祖每只为福小不能心定，当过二番死魔，二次飞石打折三根肋骨，又险死，扑折三番臂膊。凭般魔障，皆不动心，越生苦志。

冲虚于昔于谢家住七十八日，被火灾所魔，以所卖家产千余金并九转之力备以入山住静供护众居食之资者，尽为所毁。当此急用之需，慨然尽弃而不救，亦为当过此魔而已。有友云：“何不救？虽少得亦可。”答曰：有邱祖案在，修行岸头，原不动心与魔应。弃物同于弃家，千余金何足重？

此修士所以不可不知者。

既得呼吸元炁，则炁不漏而回炁返纯神，则无复有炁与气矣。如有气，则呼吸虽暂似无漏，未为真绝也。

呼吸少定而未绝，则神随之亦只少定而未大定。此时正宜绵密功夫，直入大定而纯神。若有出入间断，即同走丹。

必至无炁而后已。

真炁大药服食已尽，是炁巨大定矣，则神全而亦大全，炼炁化神之事始毕矣。

此第二关返一之理如此，正已返到父母初交入胞之境矣。但父母初交时，只虚无之炁，神未分于炁中也。此则返合于神，只存一虚无之神在焉。

此直说分别人胎、神胎之所以然。

神已绝全、胎已满足，必不可久留于胎。

昔蓝素养于南岳山养胎既成而不能出，刘海蟾以李玉谿《十詠》寄之，指示脱胎出神，素养抚掌大笑而出。此见胎

之必不可留，亦见暗中有圣贤提揭者。

冲曰：胎者，形也。久留在胎，局于形中而不超脱者，其炁之灭尽定者，犹可离定而动，动则同于尸解之果而已，神之定者亦离定而动，胎脱则神离形，在虚空之境矣。神还虚空而极虚空，则虚空安有坏耶？夫自其脱精成炁为人胎之始，脱炁而成神为成胎之终。炁不入于胎，犹可复为精也，以未脱其精之境也。神不出于虚空，犹可动其定而驰逐其气也，以未脱其精之境也，神不出于虚空，犹可动其定而驰逐其气也，以未超脱其炁气之境也。故李、曹二真人曰：“不超不脱不神来”，言必出神而后得神仙以向天仙也。

如子胎十月，形全则生。神胎十月，神全则出理势之必至也。此则再用迁法，以神之不长着于中、下而离着，自中下而迁于上丹田。

前之初关、中关皆是三田反复，化炁于下，亦由上而中而下，及化神，转上而居中。中原是虚境，无所拘着，而若不远于炁根，故云合中，下皆在虚境之内，即世尊宝塔从地涌出在座空中之说也。上丹田者，顶门边之泥丸宫也。既成纯神，则谓之见性。神之静体谓之性，性之大用及通而无障碍处谓之神。古云：“住在泥丸，命在脐也。”

以加三年乳哺，九年大定，炼神而还虚也。

乳哺者，养出胎之子也，为养神之喻也。仙以得定成神，虽得定，乃初有所得，未能久定，乳哺以加养，使神能大定而久也。还虚者，炁久定而绝无，神不必用乳哺之时。盖由炼炁之初，神为主令而定其炁，知有神也，故曰化神。炁大

定，神亦大定，神不用使令而若无神，故曰虚，正无法无佛者之谓也。

当此迁上之时，非只拘神在躯壳上，犹似寿同天地之愚夫者，

在躯壳则非虚。还虚者，不着于躯壳，古云“入金石无碍”者，有躯壳则有碍。出躯壳之神至虚，故无碍。愚夫者，性不灵而无神通之谓也。

须用出神之理，调神出壳，而为身外之身。

调神出壳是一至要之机，有大危险之际。初调其出而即人，不令出久，亦不令见闻于远境。调之久，其出可渐久而后人，亦可渐见闻乎远境而后人。不调者，恐骤出外驰而迷失本性。凡初出者，必调。

依师度法出神。

有当出之景及所出之理。

自上田出念手身外，自身外收念于上田，一出一收，渐出渐收，渐哺渐足，如是，谓之乳哺。三年而神圆，所以千变万化，可以达地通天，可以超海移山，可以救水救旱，济世安民，诛邪除害。任其所为，皆一神所运，神变神化，所以谓之神仙。

抱朴子云：欲少留，则且上而佐时；欲上增，则凌河而轻举。

首曹老师云：“修仙至于出神，永无生死矣，灾与魔皆不相干。”初出神，若一步而即入，若二步而即人。古亦云：“十步百步，切宜照顾”是也，如此而后，乳哺养神至于老

成，必三年而后可。此时若欲在世，护国安民也可，救水救旱也可；举念者，无不是神通灵应，有十百千万亿年劫，如是也可。若不欲在世如此，即用面壁之理，九年大定，而后可与最上上乘仙佛齐肩矣。

从仙而还虚，则又三迁至于天仙之虚境矣。

此无正极之至极处。

此皆十六岁以后至八八六十四岁，已化精而已耗精者之修也。

精即耗，则消折多。必用功补满而后能生真炁，转运河车，点化至神，住胎入定，如上所说。

又有童男未化精之修焉，

从来未行淫事，精窍未通、精未泄，炁来耗者。如《集仙传》所云：“周从者，泗州人也，幼得道。徐神翁曰：‘我少而婚，彼幼而得道，其神全，吾不及也。’”又，世尊为太子在宫中，娶三妃十年，不行一淫媾，昼夜只修禅观者。此皆谓之谓真。又，韦驮天尊，《经》称为十九世童真。”此三者皆同。

皆世所不知，而亦欲浅说之者。

夫人自未生之前谓之胎，即生之后谓之童。

胎出即为童，顺而行之易。童返修即是胎，逆反修亦易。仙道中最难得者是童体，童体精炁完全，不唯修之易，其法力甚大，有非修补精炁者之所能及。

历年至于十六岁，炁足极矣。炁已绝阳，精犹未漏，是为全体之童。

及其本体之自全，而非用力修补凑合之所为。

古人云返老还童者，还成如此不漏全体而已。

修仙者，多是已漏之精，若以此为修，必不成仙，必有死，有生而轮回者。故用初关筑基功夫。基成，始与此童身相等，而法力犹有所不及。

且童必至十六岁阳炁极而精将通。末劫之世，人人习为淫欲之风，未至十四、五、六，则有交媾之败，炁不旺而精不壮，夭而不寿者多矣。

此是世间愚人俗子辈不知所以为修行者。

若举斯世，没有一人，

举一世或有一人者，极言无仙材之人也。

逾十六而未漏者，必为愚痴。不行淫欲之事，不足以行道者也。

淫欲之事，丧精耗炁而害道。皆仙佛之所禁戒，以修行大道，不行淫欲之乐者，必不行淫欲之害。世间亦未有不知淫事者，况十六岁之成人而犹不知乎？此时而不行淫，其为愚痴之甚而不知。

又或有一人，能至十六，炁极足而未漏，此最易化神而成仙者也。

阳精之炁自足者，免得用筑基、补精、补炁之功。以固有之炁炼之以化神，即成神仙而了道。故曰易。

若有能得成仙者，名曰童真。

以童真之全体而成真。

若缘分浅薄，不遇圣师点化，

昔抱朴子曰：“按仙经云，宝秘仙术虽有已在弟子中者，尤择其至精弥久，而后告之以要诀，况世人何能强以语之耶？”

又不知自参究，采此真炁而炼为神，亦不足以行道者也。

前生无积修功行，故此生不遇圣师。今生无修仙，修佛之志，何能参究天机！为凡俗混世虫耳，故不足以行道。

百千万年，或有一人，既足十六阳极之炁，又有仙师密旨，

昔抱朴子曰：“按仙经云，诸得道者，在胎中已念信道之性，及尘而有识，心好其事，必遭明师而得法。”

因其未漏之炁，不用炼精之功，遂以七日天机秘法，

七日者，炼精化炁筑基成功之后采大药之法，童子从此起以后，皆同于大人之法。

采得真炁，

百日之功曰采真，乃微阳耳。此无百日之功而炁自满足，于此来实足之其炁，即所生之大药。采此真炁而得，即得长生，采不得此真，则不过长生。

捧过三关九窍，以行炼炁化神之功。所以无炼精之功者，正以炁未化精，而采之即得。

炁未化精而泄漏，则精原本满足，不待炼而可采，采而必得。所以世尊自修之功，不用炼精，只用色界四禅定为始，由本自满足之炁独盛旺胜于诸佛诸仙者，皆以此。

故炁未化精者，修之有四易；易于时，易于功，易于财，易于侣也。易于时者，不用百日之功，

百日工者，炼精化炁之功也，炁既生化精而顺行泄漏者，必用炼精还而为炁。既未化精，则无用还炁之百日。

从七日而十月，三年，

七日者，采大药真炁之期也。十月者，行大周天火之期也。三年者，出神而后乳哺阳神之期也。此止言成神仙之期，未说天仙也。

可计之程也。易于功者，不用小周天采补熏蒸，此即说不用百日之功。

从采大药服食，

即七日之功。

而胎神、

即十月之功。

乳哺，

即三年之功。

可必之果也。

程可计，果可必者，言此逐节功夫，自粗而精，自惭而顿，可必其必至者，如所谓果生枝上，终期熟之说也。

易于财者，自七日而十月、三年，可数之费也。

养胎者一人，护法者二人或三人，计每人一日资银二分，三人则六分，四人则八，最易数。

易于侣者，

护法之伴侣也，即二人、三人辈。

因重真之神清而明，

清明者，情欲之窠未开，声乐佚之念未启。

炁完而足，

筋骨坚强不衰败，无昏惰之气。

用兵护力而扶持颠危昏眊者少也。

纯阳真人曰：“免颠危，要人叫。”

斯谓之四易。其炁已败于化精者，

此又详言十六岁以后壮年、老年败精者之修。

则必用炼精之功。故有四难，难亦时、功、财、侣也。

难于时者，精已虚耗，无大药之生，必采练精以补精，返炁而补炁，则真炁大药始有所生多。百日之关，如有年之愈，老则不能以百日而返足炁，亦不能以百日而止功也。

或二百日，或三百日，未可知。

难于功者，功日百日，有期内、期外之不同。

期内者，五六十日而得气足者，如曹老师五十日得是也。有七八十日得气足者，如我以两月半而足炁，然其初，尚有一月调习。期外者，过百日之外，炁始足。

是以年以渐老，则用功渐多。如神已昏眊，必先养其清明。精炁以耗竭，必先养其充实。岂朝夕之力而能然哉？

昔钟离真人《道要》云：“晚年奉道，根源不固，自觉虚损而炁不足。十年之损，止用一年功补之，名曰采补还丹。补之数足，日渐以增，名曰水火既济，曰人仙是也。”

古之教人得之者早修，莫待老来铅汞少者，

铅少者，元阳真精真炁之耗竭，遂致有精干者，有阳萎

者，有气喘者，有腰背痛折者，有筋拘而膝不屈坐者，或坐不能久耸直立者，皆是。汞少者，元神本性之昏沉，或采取不能张主而精专，或烹炼不能进退而终始。皆迷惑错误者多，而成真火全候者少。如此何以能百日而止功。

皆为此也。

铅汞既少之时，而奋志清修，犹可望成丹而证道有准。《经》云：“八十尚还丹。”又曰：“百二十岁犹可还。”若不决烈精进，则堕有死之类而已。故戒之曰：莫待老。昔马自然曰：“此身不向今生度，更向何生度此身？”

难于财者，以行道之期久。

或百日，或二百、二百日。

日费之积多，

百日用百日之劳，或至二百日则多矣。

不可以数限也。

不可以限以百日之数，而为二百日，三百日之给。

难于侣者，用功日多则给使令之久，扶颠危之专，遂至护道未终。或以日久功迟，而疑生厌心。

有疑其功不知成否，有疑不知何日成功。

或以身魔家难，身魔者，护法之身有病魔或有灾异。家难者，护法人父母，妻子有大变故等事。

而变轻道念，

因有魔难，遂变易护道之念。

此往往有之者矣。

抱朴子昔云：“为道者，病于方成而志不遂。”

又观古人所谓：“同志三人护相守。”又曰：“择侣，择财，求福地。”

老君言，诸小小山者，皆不可于其中作金液神丹，皆无正神为主，多是木石之精，千岁老物，通食之鬼，此皆邪气，不令人作福，但能作祸。

福地者，抱朴子曰：“按仙经云，可修行居者有华山、泰山、霍山、恒山、嵩山、少室山、长山、太白山、终南山、女儿山、地肺山、王屋山、抱犊山、安互山、潜山、青城山、峨嵋山、绥山、云台山、罗浮山、阳驾山、黄金山、龟祖山、大小天台山、四望山、盖竹山、括苍山，皆正神在其中。若有道者登居之，则山神助福。”

而福地者，不过不逢兵戈之乱，不为豪强之侵，不近往来之冲，

昔抱朴子曰：“按仙经云，得道者与世人异路而行，异处而止。言不与交，身不与杂。”《太上胎息气经》云：“凡修行，切勿令人知。人知名至，则祸来不安。”

不致盗贼之扰。

房舍华丽、衣服鲜美、饮食丰盛、财物盈余、库藏充满、家俱器用奇巧，皆招盗贼之由。

略近城市，易为饮食之需，

城市太远，买办奔走烦难，恐护法人要多方有待者。

必远树林，绝其鸟风之聒。

昔许由以瓢挂于树，风击之鸣，由则弃瓢，亦其一验案也。

屋不愈丈，

丈室不容众，仅足三五人居为修行所。若大，恐盗贼可据为穴，故曰仅取蔽隔风雨为止。

墙必重垣，

内外完固，遮护恶虫，恶兽之患，为得其宜也。

明暗适宜，

可令人护关者得以舒畅，不生疾病。

床坐厚褥，

褥厚者，和软而坐不厌。

加以洁精芽茶，淡饭，

禁戒甘脂荤腥，专持素食。宜遵《四十九章经》元始天尊法旨所云“斋戒者，道之根本，法之津梁。子欲学道，清斋奉戒。众生舍清静，耽荤膻而以触法，譬之饿鬼饕食死尸。

五味随时，

五味者，咸酸甘淡，油盐酱醋之属。随时者，安其所遇，随有随无，不烦于搜索。

调养口腹，

饮食不宜过中，有过则有伤害。

安静气体，

安居丈室，而行住坐卧不为世务尘劳。凡真实修行者，静定其心，先静定其身。

亦易易事耳。然亦古人之长虑也。

古人每有入室之事遗嘱，我今亦详说入室事宜，修士当预为计划，免有违缺。

又有极口称为财不难兮，侣却难者，是何也？

求财助道者，或以自己家资变易而得，或以外护出财助道而得，何难？

盖为学遣，本皆智士，而每人品不同。或以德胜而行道之心不专；或以志欲为仙而德不足；或以始虽勤而终则怠；

《玉皇经》忏文云：“求道未勤，岂能成道？”

或喜于谈笑而问道若勤，其力行实悟全无有；

天尊言：“知吾道者复不能行，行吾道者复不能久，难至于道。”

或初一遇，待师家以杯茶，便问如何成黄芽，

黄芽若教如此易闻易得，遍大地田土中尽长黄芽，胜于稻芽、麦芽。

饮师家以杯酒，便问如何到了手，

若教了手以杯酒可换而得知了，各酒店中人人皆是了手神仙。故抱朴子云：“世间浅近之事，犹不可坐待而知，况神仙大事乎？”

轻视如俚言之笑谈，即持谈笑之闻认为得理，

钟离真人度纯阳时，纯阳正为九江府德化县令，弃官而随钟离，尚有一词云；“上告师尊，弟子相随七八年，肩头压得皮开绽。足下生疮五七番，并未获师一句言。”此词在物外清音书中久矣。即能弃官，便知有盖世至行，犹执弟子之礼多年，而后得闻道、成道。未有初通便传、便闻之理，如父教之栽稻锄麦者乎。刘海蟾为燕国宰相时，钟、吕二真人造府而度，刘弃相而随，六十四岁也，至六十九岁而闻道，

而后得成，抑岂有轻易得传者乎？世有光棍一见便传者，别有一故，为方士考诈设之假言及治一病之小功而欲谋一日之饮食者，欲缠绵取年月间之供给者，欲证取长久之衣食者。非若此易言以速其所好，遂其遇见，何以得心腹相投哉？而谓天仙、神仙大道亦可如是闻问为哉？

或以好胜务奇，而欲闻独异于己，称独胜于人，徒务知道，而不行道，

此一等人，欲自夸得秘闻秘法胜于人者。

或有徒务博闻，而唯自夸为能士；如遇一宾友曰能这件，则亦曰这我也能；遇一宾友曰能那件，则亦曰我也能。不论邪正是非，一概俱闻，实无学道、行道之志；

此一等人，浮慕称博，绝非专学。任旁门邪说，不黜之为非，虽正理真言，亦不求彻悟，所以不能学道者。高明其师当慎言于此人。

又，或有诈言医士学谈道，而涉猎却病旁小坐功。遇富贵者用药无功，又恐他人夺其主顾，故传以坐功而却病，为钩连擒拿之法耳，何有于学道之？

此一等人，我遇之甚多，所见皆是如此。

或本忘不真学道，但借学道为芳名，而阴行不道之事；

不道者，悖道之事也。凡有口称学仙道，求长生不死，遂遍有人曰：我能仙道，长生不死。愚人遂信之。及谈之，乃说用女人做彼家。不知其心实为欺骗人家女子，行好淫之计耳。又有口称能炼丹眼食不死，能点金银如山岳之多，哄骗愚人出本烧炼，遂拐其本银而逃者。皆不道也。

或以口称学道、知道、行道者，而心实不学、不知、不行者；

此不见张紫阳真人所谓“今生若不学修真，未必来生甚胎里。”马自然真人云：“此身不向今生度，更向何生度此身？”此等人当以二真人之言自醒。

或以父母妻子忍受太重，而道念亦重，欲割然修仙，则恩爱不能尽舍。

《玉皇经》忏文云：“求度虽专，尚多宿累。”

《息经集注》云：“根念未固，不能进修。”

《太上灵宝大乘妙法莲华真经》云：“今迷诸世纲，虽有真心，固不为笃。抱道不行，而自望其头不白者，亦稀闻也。”

欲系恋恩爱，又怨无常速到，失却千万亿劫难逢之道。此谓之两持之心，而出两失之心也。

心两持则惑而无决，必无成功，而至于两俱失，必然之理。

无常速到，道果得手？恩爱在乎？所以行道、护道三人，须要决地立志、修德、修道。

修道者，即戒律中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酒、不妄语、不绮语等皆是；凡匡君护国、救世安人、救水救火、救灾救旱，及以慈悲心救人患难、疾苦、贫穷、饥寒等皆是。

于此前列假心学道数事辨得分明，全天所犯，不妨道行，而后可称同志。

自“学道本皆智士”句以来至后“一晤一言知择耶”止

一大段，皆言有道之上访外护同志之难及正道明师访同志弟子之难者。同志者，能苦心修德、诚心同道者方为真同志。

但侣之难于同志者，

于前十一款之外更有甚不可知处。

又有难于择者也。

以同志者未必出于一家一乡，而为两相素知，

若师先已得道出神者，则眼见耳闻，上可过色欲二十四天之上，同佛见闻色欲二界者，普天之下以及诸地狱中皆可见闻。凡有学道而愿为门下者，皆不越所见闻之中。若师家只得于遇仙传道，犹为访友、访弟子于护道之谋者，则难择人也。

出于一家者，如曹还阳度亲兄曹复阳，如冲虚于传堂弟太初，常侄太一是也。出于一乡者，如还阳真人度三里许之冲虚、真阳二人。如真阳度一里许之徒太和是也。其根基性德，素有相闻。

如一身之德行不藏者，暂遇之，不识也。

不藏者，即儒家所言不善也。人之善恶，必久相处而后知。焉可用诈？多闻其言，善恶自露。德可虚称，久稽所行之迹，则善恶难掩。

如一心之邪慝深邃者，面交之难察也。

此辈人心中全是邪恶之念，所行全是邪恶之事，意图神通及点化服食，欲得势力强大胜人。假作尊师敬友，殷勤问题，此面交假局，明师亦当明此。

如祖父辈之基恶种祸者，远见之不及也。

祖与父以大恶为基，则孙与子未必肯为善。且前人为恶，报身不尽，必报及孙与子。唯居近者而后知世积，若生各异方，长各异地，斯亦不能远见也。

此皆上苍之必不付道者也。

天将恶报，而师家传以大道，是谓妄传非人。

如何而能以一晤一言知择耶？

以前十四等人皆选择贤弟子外护之难知者。一晤者，两人对面一会也。一言者，一相会之谈也。总言相交之浅。

假令即有圣德坚志之士，

假令，是今无之中而或有，不可必有之言也。全德者，在世法中能全五伦之德，于道法中又能全五戒。此是君子圣贤人品，便是修仙修佛之根器。坚志者，非上所说十四等不同品之假志。真实有心亲师同学，具弟子之威仪，执弟子之职事，不违师言，不犯道律，不犯王法，时时切问近思，一有所闻，便求实悟，不肯虚度光阴，不敢虚负圣教，此便是真实坚志者。

必于学道修仙，于师家之逢，邂逅难于相信。

邂逅者，偶然之相遇也。师固不能辨弟子之善恶诚伪如上十四等者，学道弟子亦不能辨师家之邪正圣狂。不能辨即不能信，虽有相遇耳，为徒遇耳。

所以难于相信者，又系认道不真，

平素操慕道之心，每被方士哄曰，用女人交媾为采补接命，可得长生不死。见其说有一端道理，迷不识此事是假。

及见真正仙道清静，亦有一端道理，却不与淫污者同快活，心中冷落，持疑不信。何者为是？不能认正为真，即不能学道，虽有坚志，亦不成其为坚矣。

不素识其道德有无，

不素识者，不曾平日相交接也，故不见不闻师家之有道德、无道德。所暂时一遇，相谈妙理，而学者乃犹疑为口头言。回想前所闻者之无所证，疑此亦未必有证。不知邪说假设诳人者必无证，不知仙道实悟其修者必有所证。皆由未亲近师家，未见实历有证也。

果邪果正，而不敢轻于信也。

可惜虽遇正道，亦不得实闻之道。缘师家知其不能破疑而改邪归正，便是非才无用之人。譬如无目之人，粪秽臭处也将鼻一闻，沉香脑麝香处也将鼻一闻，终不能弃臭而久留于香故也。

此尤见侣之所以难也。

此前“假令”起至此一段旨言学者遇师之难也。

昔吕真人云：“弟子寻师易，师寻弟子难”者，是慨叹学者未有知识时，略起一念，云仙有神通变化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知，我当学之。起初遇一人，不问其知道否，便拜之，即是一师也。遇三人、五人、十人，俱拜之，即是三师、五师、十师。闻一句鄙陋非道之言，也为一言之师；闻十句粗浅之说，也为十句之师。何其易遇、易得？随其真伪邪正，总是无选择故也。若有道之师寻弟子，要弟子及祖宗历代积德循道，谓之有根基。灭却恶念，绝无恶事、远邪归正。精

勤实悟，谓之同志，此等人最难得者。若祖宗及身无德而轻道者，不传。有恶念、恶事者，不传。口空谈而心不实悟者，不传。执却病坐功而欲学之以求成仙者，不传；视仙道同于房术，以女人为鼎，取淫媾为可成仙者，不传。始勤而终怠者，不传。此皆选弟子之必当如是也。故曰：“师寻弟子难。”古人云：“可喜唐朝吕洞宾，至今犹在寻人度。”萧真人亦云：“朝朝海上寻同志，寻遍东吴不见人”是也。

彼世人遇区区奔走者于一倾盖间，而曰得遇仙，曰得遇侣，果何所得哉？

胶住于一方者，与奔走游历于四方者，相去甚远，不得常相问学。倾盖者，收来伞盖之说也。张雨伞而行，半途相逢立谈则收伞，故曰倾盖。古之子华、子程，本有道之上，孔夫子相遇于途，倾盖而语，夫子曰：“目击而道存。”此唯圣能知圣也。今言倾盖，极言偶然一见，相谈不久，何能得仙传道？何能得侣护道？以不得而曰得，果何所信心而为所得哉？

觅师侣者尤当以此为鉴戒。

古仙从来无一相遇之初而即传于后学者，亦无一遇之初而即得护道于贤侣者，凡后学觅师及有道者觅侣，皆当以此说轻遇之不得人为鉴，亦以轻信于一遇为戒。

但后来修士，必于人道中先修纯德，

人道中者，即五伦之事也。君当忠而忠，亲当孝而孝，兄长当顺而顺，朋友当信而信，谓之纯德。高真上圣皆言传得其人身有功者，当传于有德之人也。传失其人，九祖受冥

拷。又云，妄传，九祖受冥拷。皆言妄传于无德恶人也。有仙道者，安敢妄传非人哉？凡轻易传人者，邪说诳语耳，意图诱哄人财物，故意易其言，以为相投遇合之机者，抑可轻信者耶？

又能信奉真师，

昔葛稚川《神仙传》云：“刘政求长生之术，不远千里，苟有胜己，虽奴客，必师事之。”今人若能如此，自有真仙踵门。

慎择贤友，

即以前所谓择侣之说。

精心修炼。于此浅说中语，

即修德之款，修道之款。

一一勘得透彻，则长生不死、神仙、天仙、佛世尊可计日而皆得矣。

于又愿同志者共勉之！